

說部二五
叢集第
編四書

露惜傳卷上

哀情小說

卷上

露情傳

說部叢書

第十四編集二五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露惜傳卷上

英國司各德著

揚州陳大燈 靜海陳家麟 同譯

第一章

余著此書。知之者甚少。當我在世。亦不願此書傳播。卽或有一二知者。使此書忽示
於衆。亦不願有人讚賞其文章。吾念什襲而藏。擇知言者而畀之。勢必終爲人一語
道破。故自仿借刻他氏之例。不用己之姓名。任人疑詫。予得從旁刺探。聽人議論。比
大德巴梯生如何。無少無長。肆其雌黃。吹毛而得其疵。則亦予所甚樂。至於改正姓字。
還我應有之名譽。亦非餘生所可希望。魂魄一去。有如秋草。身後寂寞。更何所知乎。
斯即現身爲比德巴梯生矣。著書自娛。復展轉以念久遠。則爲非分之思想。予性固
執。不能隨俗脂韋。我不悅時人。幸時人亦不悅己。是以毀我譽我。絕不置於予心。我
似獅。不啻狼狗。然終不敢自承爲獅子。而以狼狗罵人也。且身爲獅子。又不能一

縱身。一張吻。發爲大頻申。以告當世。但心知所比倫者不謬。日惟安睡不動。自待以尋常馴獸。日受主人之豢養而已。心灰意懶。無意高翔。吾又安能如史所謂散姆森乎。散姆森勇士也。見擣於菲里斯挺。剜其兩目。不能自由。使之磨麪如馬牛。又有時引之貴人筵前。使作盲舞。以博貴人一笑。迨其後觸柱仆屋。一堂賓從同死非命。此固由貴人之好奇。輕與散姆森爲遊戲。實亦挫辱使人難堪。不知泥椀鐵椀。兩者相撞。先破者無不知其誰屬。予譬旣盲之散姆森。甯爲人日夜充磨麪之役。至欲牽率老夫。至賓筵爲貴人下酒。則堅辭不允。絕不漫應之。以覆屋自洩其憤。況乎予之行事。與散姆森微覺有異。辨明而起。執筆構思。縱筆直書。聽之。投筆而事他事。亦聽之。我固無與於人人。亦絕不能強我也。今爲此書。因吾友與我以種種資料。且力懲患之。因徇其請。亦所以報吾友。友爲予兒時同學。漸少而壯。而交誼不衰。卽畫師笛克丁妥也。先世亦大家。至其祖父時忽中落。父執一業。亦僅自食其力。一庸庸之縫紉師耳。晚年舉一子。卽吾友笛克丁妥也。生性天然。喜繪畫之事。又不肯繼父業。而爲丁妥也。先世亦大家。至其祖父時忽中落。父執一業。亦僅自食其力。一庸庸之縫紉

善裘之子。其父亦聽其自行其志。故笛克丁妥日蹲衣肆一室中。東塗西抹。牆壁殆遍。間有覓縫師於家者。或議價支吾。或愆期譴責數語。父本懦弱。笛克丁妥輒寫其人於活劇畫中。以鄙薄之。見者謂其父藝本不精。不慎且爲其子所誚。相率引去。坐是而其父益困。因語笛克丁妥曰。兒但顧弄筆。使我生計都絕。且畫理深邃。亦不能無師而成。予極綿薄。使汝從一師。庶他日有噉飯地。千金治產。不如薄技在身。兒行矣。母累我。不行。予父子皆將同餓而死。是時方住朗德達穆村。村中適有畫師所守。家法與笛克丁妥爲近。因往而受業於門。師本畫工。不是紙上能手。乃壁間之匠心獨造者。笛克丁妥一經指點。而意到筆隨。聞一知十。居然突過其師。何以知其程度之相越。因彼畫出一馬。衆謂其揣摩有得。其背取乎短。而畫腰獨長。乃逼肖真馬。視舊稿之臃腫。幾同鱸魚。故衆服其善寫生。而得名於一時。天下人事一技。藝果得稍有名譽。則毀者必醫至。若笛克丁妥之受謗。且各持一畫以爲證。笛克丁妥畫馬最肖。而左證卽所畫之馬。蓋已五其足矣。予獨不信。衆又執此證以窘之。予述其證之。

所在。乃在一酒市之壁上。予特往觀其異。實則所畫之馬。前兩足掀於空。後兩足卓於地。其尾翹然股間。用以作飛騰之勢。並未可指爲五其足也。遙而望之。或者近是。後笛克丁妥特商之酒市主人。願自備粉壁之資。爲彼重易佳者。主人堅不肯。謂市中人來。或供應不至。或酒味含酸。醉時盛怒。往往相將出門。一笑而罷。吾直視此畫。爲吾家特別之商標。如易之。是毀吾業。且吾感盛意。方將築鐵闌。以護此絕筆於久遠也。笛克丁妥無可如何。亦遂聽之。而延之畫壁者日稀。蘇革蘭有畫家吞尼亞。最有名於世。其畫法遠出於畫壁者之上。笛克丁妥改壁上之工夫。併力於紙上。捐棄無窮心血。竟成名手。不但可以亂真。且有時得意之筆。直過之無不及。此畫一出。紙貴於朗德達穆村矣。繼又自出心裁。爲人寫真。名益大噪。予與闊別有年。後忽遇於甘德流村。時爲人寫一肖像。價合數金。飲食服御。居然大買。住阿累斯大客店。店中僕歐。因彼金多。頗敬重之。似此亦甚得。無如時命限人。不能聽其常享佳境。一村之中。富貴人能購此畫者。僅足支一年半載之生活。其初欣於乍見。不惜重價。以自鑒。

其好奇之心。人情厭故。況此非男女飲食。大欲所在。已有者不必更製。未有者亦且
澹忘。是以笛克丁妥之畫。久之價落。又久之竟一錢不值。今之過阿累斯店者。猶見
其所圖店主人與其妻女之行樂圖。維妙維肖。吾不知由主人出資而爲之。抑吾友
笛克丁妥特爲此以抵積債歟。生計蕭然。不得不覓小店以省財力。店小屋窄。至於
不能安設畫案。鬱鬱無聊。懷才不遇。時復閉戶謝絕朋友。平時在村。彼常組織一飲
食社會。至期釀資。藉以取樂。彼爲發起人。至此罷會。且不願見同會之人。恐衆將以
木狗嘲之也。木狗生樹上。循枝緣條。覓飽而嬉。北風一來。木葉盡脫。木狗絕糧。尋食
愈急。罷於奔命。往往墮地而死。予旣愛重其人。復信其藝之足以鳴於時。勸其他徒。
或者解人可索。彼執吾手。目予而歎曰。吾不敢謂遷地弗良。然成行不易。吾尙有許
多望礙。予曰。有債乎。予雖貧。當有以振之。笛克丁妥曰。非是。予數奇。安能累及朋友。
予固自有機緣。當徐徐待其自轉。況吾以爲日在溝中行。當勝於獄中坐。予駭然不
知所謂。料彼之畫不能濟貧。老守此村。反謂有機自轉。或者涉想荒幻。將遇仙人。授

以黃白之術乎。當時未便深叩其隱。作別而去。越三日。店主人爲彼錢行。彼貿貿然來。邀予同往。謂卽至意丁伯訥。我見彼意頗自得。屏當什物。興致飛動。衣服亦整齊有致。錢席頗豐。可知主客相得。予頗不解。彼已微窺予意。因告予曰。吾此行極盡非常。冀得去此鄉耳。至所事不欲語君。然君終有知之一日。秘而不宣。予亦自知無益。質言之。吾去後此鄉之人。應知我窮之所極。予聞是語。忽觸於店主人所著之新衣。因直詰之曰。君無隱。君殆又續父業。爲人縫紉乎。彼不辯。亦不承認。援予手至一屋。屋中懸一畫幘於木板上。望而知爲蘇革蘭之鐵血男子。偉烈亞穆阿累斯也。但畫一首級。髑髏染血。是新受刑時之寫照也。原偉烈亞穆阿累斯爲愛祖國。獨起爲雄。志決身殲。爲蘇革蘭王野都爾特第一所殺。笛克丁安以指指其畫。喟然歎曰。此爲吾國歷史之光。又爲予一人生平之辱也。其實不足以辱我。時人無目。不知提倡畫學。使我困窮。故憤而爲此。予因慰之曰。子毋憤懣。此世本不足嫉。講求名畫。本不可責之村人。君當以謀食爲重。夫志者可無不爲。以子之技。天卽相阤。亦當揚眉吐氣。

凡重一時。笛克丁安曰。君言良是。予本縫師之子。鄉村畫壁之工匠耳。又何敢有所擇而爲乎。昔有刻石師侯卡斯。其得名之始。亦因立招於市。同時姆蘭德其得名之始。亦無他策。惟出雕刻之石像。置於通衢大道。及公園集鎮而已。刻石者如此。畫品何不可仿而行之。予與君不盡欲言。又不能不亟與君別。予已呼木工來釘此招於店門之外。予必先行。木工未來。此招未張於門。若稍延佇。門外哄然。吾甯埋首此店之廁後。亦無顏面出此村矣。予見吾友鬱怒之深。請與偕行。直至意丁伯訥。出村約得一買露。遠聞村人及小兒喧嚷贊好之聲。予計其時。殆爲偉烈亞穆阿累斯頭面發現之時。笛克丁安雅不欲聞。掩耳如避雷電之下擊。兩足之速率。頓增百倍。旣至國都。略出所畫。識之者頗有其人。無如出力稱賞者。並不能出資購買。然半屬好古知名之士。有時延之上坐。相與結納。且不惜齒牙餘慧。爲之延譽於國中。卽或丐笛克丁安爲作一畫。固不索資。彼且以爲一言九鼎。吾安能於獎賞家之外。又喪資本。笛克丁安只求多得錢耳。似此已大悖來都之宗旨。自信具此絕技。何之不可。而賴

彼虛言之推重。以他日之求效果。何補於目前之飢渴。知意丁伯訥之不可久居。又改計之倫敦。因倫敦開通獨早。爲美術萃集之地。笛克丁安欣然請往。乃能爲此絕筆者。已有數人。數見不鮮。反不如吾國人之少見多怪。百貨雲集。牟利者多。竟少餘暇。賞鑑名畫。彼又無盤纏。裝點名士之排場。以勤勳貴。卽勉力賁一華屋。榜門求售。又多爲王公貴人。輿從不到之處。在彼初志。本以爲拚死競爭。期在必勝。旣積時日。中心之熱火。漸化爲冰。知非人力所可強爲。蓋伊古以來。精美術者。或享大名。且榮其身。或受大困。而身後之名乃著。倫敦之大。非絕無一二賜顧之者。半因反對他人。獨抒己見。衆轉責其矯枉過正。似此浮慕。何足增益聲價。物必爭購而得。則保存之心。乃爲眞摯。如此類者。日久且擲之不顧。小兒之喜得玩物也。只能一日二日。更得新者。則棄舊如遺也。笛克丁安生逢不辰。所遇恒不稱其所期。是必有不祥之鬼物。奉上帝命令。使之日在左右。不得暫離。直送彼一棺入土。始告別而去。笛克丁安絕命之時。予時在意丁伯訥。後聞死於一極僻之小店中。其街名曰衰裏。想因宿食之。

積欠過多。繼以外間債戶林立。內外交迫。竟抑鬱以促其天年。予知距其死期已遠。因見論畫之集會地。謂此畫已成故筆。勿謂易購。此後當見知於後世。更見一告白。張於道周。出者爲瓦尼士。因瓦尼士爲賞鑑名家。收藏亦富。有識無識。恆以瓦尼士之家藏爲精品。告白謂所得笛克丁安畫僅兩件。然絕精工。如有願觀者。由某日至某日午後三鐘。可至吾家。入刺以請見。當時許多豪富。以藏畫完備爲榮者。以爲諸家悉備。闕此殊關聲譽。不惜重價。亟欲購充儻笥。急切竟不可得。致有咨嗟太息者。數日之內。瓦尼士之門限爲之穿。咸謂術技至此。自當有目共賞。價重千金。吾不知笛克丁安未死之日。與之同時。與之同國。只欠長跪於貴人之前。以求一盼。衆人何以落寞視之。如未見也。昔人有言。取法得乎上。立身乃高卑而易及。不如不爲。又言此事如登梯。不升最上之級。不如坐地休息。此凡爲執業求進者說法。然業至進無可進。如笛克丁安者。又使之如此困阨。然則操以上之說者。正逼人於危險之道耳。予兩人相處最久。至今思之。不能無感於中。旣憐其才。復悲其遇。吾嘗稱爲益友。因

彼能以畫匡吾書之不逮。且可使隨彼畫以成書。彼謂吾書互相問答。不繪圖以清醒眉目。使人讀之生倦。予曰。君直欲使鉛筆與鋼筆兩相揉雜。吾謂不能自亂其例。君以鉛筆作畫。卽能超入神妙。但可狀物娛目而已。若鋼筆之綴字成文。以代喉舌。使人目擊道存。賓筵偶集。一人持而誦之。入於耳而達於心。如親睹其事。其功用絕大。豈猶有所待耶。笛克丁安曰。著書者命意選詞。如畫工之設色。渲染得法。然後文章始有光燄。可以動人。有聲有色。乃爲完全。畫與書兩能爲助。君甯不悟。譬之演劇。吾但善歌。不用袍笏或釵裙。使人一目了然。又無琴瑟箏琶。按節而發。不待曲闌。則昏昏欲睡者多矣。天下事之最使人寡歡者。但知自行吾文。如長江大河之一瀉無餘。遏壓不住。使人讀之茫然。竟不知歸宿之所在。予當時屈於彼之辯如泉湧。亦自折服。因告以此後須改易方法。彼大喜。謂予能受善言。因告予曰。如此幸甚。予有一關目。可以付君。此景此情。皆在予一畫幅之中。委曲傳出。此事亦得之傳聞。相越百年。實非子虛烏有。言時就架上檢一畫稿出。紙長十四尺。橫八尺。屬而未就。所取光

甚足。位置亦安詳之至。一女既美。且在芳年。駭而立。恐怖不能言語。似凝神傾聽對立之兩人辯論。兩人爲誰。一少年。似武夫。英氣勃勃。貴介中有閱歷者。面作怒相向。伸臂指此女。似言已有應得之權。其一爲中年婦人。似爲此女之母。貌相似。意不懌。面露慍色。似不允少年之請。且不願聽其言。笛克丁妥對畫欣然。如慈母見其愛子。眉飛色舞。笑謂予曰。此畫出世。當爲予一增聲價。室中已有光明。又開牕以期格外真切。又取鍼刺畫於壁。兩手覆眉上爲蓋。睨其兩目。賞識不已。予以一望而知之。何必如此執著。故不留意。亦似未解其妙者。笛克丁妥曰。比德巴稀生君。首部無司視之官乎。何以不共觀爲快。君見此畫。尙不知命意所在。可謂之瞽。予曰。畫法之妙。何俟予之讚美。惟命意所在。不能立解。是以予運思力以求之。用心故夫暇用目。笛克丁妥曰。君亦思想名家。卽請君試揣度之。予曰。此女此男。必是言定情之事。笛克丁妥曰。君敢斷言爲男女之言情。因觀於少年之強索。女子之爲難。中年婦人之堅執不允。更能下一轉語乎。予曰。予斷之以畫理。因君畫曲曲傳神。如戲人之作爲形

勢。遠立雖不聞歌中何辭。人已盡其梗概。笛克丁安曰。比德巴梯生君具慧眼。所見不謬。然必經予詳細言之。君始好以畫中之事。著爲一書。予去歲在東婁森之伯爾威克府。近海處繪圖。因入拉姆末耳山。山中古蹟甚多。予住一田家。遇一婦人。頗知寨裏事。言之如數家珍。予性嗜幽僻。力摩全神。始成此幅。且記有此事之崖略。笛克丁安言已。卽以此卷付予。閒時展而讀之。編成此書。心念故友之遺言。但使書借力於畫。既不能復起靈鬼之腕。草必一圖。予頗欲於無圖之處。以吾書代之。令人不致有索解不得之患。至笛克丁安謂予有時自行其文。吾誠不知其過。天地間情之所發。文之所生。一時思如泉湧。實有不能自主者。願讀者曲諒。勿厭其委瑣。則此書幸甚。

第二章

有山峽由東婁森而南。蓋緣東婁森肥美之平原。地勢漸起漸高。結成此境。中有極古極大之寨。歷代相承之寨主。極有力好戰。世襲侯爵。姓來溫武德。從其始祖之名。

也。亦卽以之名此寨。一脈相爲絕續。遙遙直接。爲蘇革蘭與國休戚之世家。所世爲
昏媢者。亦不下及尋常士庶之族。同時大姓。如道格拉士、秀穆、旬吞。更有數家。皆與
有姍貌之誼。來溫武德間出偉人。著在歷史。有大勳勞於王室。至來溫武德寨。尤爲
國家要害之地。每當內亂外侮。猝發驟起之時。此地則爲屏藩最近之捍衛。咽喉扼
據。爲拉姆末耳與東西婁森通行之要路。時有敵人攻撲甚力。幸地勢占優勝。從未
有見破於人之時。可知來溫武德家運盛時。兵力之厚。雖然。日中則昃。彼來溫武德
世爵大家。忽丁衰敗之運。當十七世紀之中代。天心似厭此姓特甚。迫之以不得不
然。當蘇革蘭正倡革命之時。來溫武德之裔。至不能保守此寨。易主而居。彼舊主之
末造。避地至一別業。對此寨揮淚無窮。可望而不可卽。來溫武德此寨既非已有。祖
父所遺之別墅。年湮代遠。餘屋無多。惟高樓蠶天。最爲完固。可以棲遲。地近海。在亞
波愛姆士村之間。峙蘇革蘭之東南。樓屋荒寒。可以觀海。海爲日耳曼洋。亦名北海。
朝夕相對。惟見風雨陰晴。一刻萬狀而已。樓外殘屋。支撑於空地之上。富有萬頃之

人。今所遺之產。僅此危樓。宜若卑下自牧。匿跡銷聲。然此亦視乎其人耳。若來溫武德之家。席先世之餘烈。又不可一例論矣。故侯當此式微。自以爲蜈蚣之蟲。三斷不蹶。對乎新貴。依然高自位置。顧視獨雄。一千六百八十九年。蘇革蘭內亂兵起。舉彼所組織之保皇黨。盡至潰敗。迨其一死。至歷世相傳之爵。已是永遠革除。有名無實。田宅僅足自給。沒此寨入官。由官中爲一人展轉而得。故侯傲岸如故。藐執政之創立法條。專以便己。故與此一人力爭之。爭之不獲。遂成讐敵。若以此一人論之。彼固非敢於強占。亦不由於謀買。彼但就官中購之執業。因寨旁有附屬之田地極多。此人以家世與故侯較。殊有愧色。彼發迹不過就內亂時一驟然耳。既得名。且得官。至速至捷。徑屬於縉紳之列。又天生之政治家。精法律學。所任皆高貴之職。彼亦知持盈保泰。弋取名位。不惜藉力於人。而人亦樂受指揮。故國事雖紛如亂絲。彼獨能安然坐理。使擁之者多。擠之者少。人或以濁水畜魚。喻此人之心法。素有錢癖。而生財之術又絕精。幾於無微不至。有隙即入。所以然者。因多金始能增長己之權力也。是

人挾此雄貲。握此魁柄。自是故侯之公敵。故侯不能自量。人直詆之爲窮凶。兩家結怨之深。路人皆知。然傳說終不能一致。有謂出資置產。別無事故。有謂借法陷人。沒產入己。巴斯吞出入樞密之地。身爲執政大臣。趨奉之不暇。卽有一二罅隙。誰其抵之。且來溫武德家與巴斯吞之交涉。泛泛之衆。安能切實考察。或又謂巴斯吞未有此寨。兩人卽有通財之事。然問以誰實負誰。則又守口如瓶。相對不敢下一斷語。總言之。在天者忽已墜於淵。在地者忽已乘風梯雲。俯視一切。卽有曲直。亦無辨之者矣。自遮姆士第六爲蘇草蘭王。其精神乃不能專注於祖國。兼統他人之疆域。似足增光史乘。然祖國內容之腐爛。已至於不可收拾。立黨相煽。日尋禍亂。蘇草蘭以貴胄組織一黨。互相傾軋。彼此互爲盛衰。遮姆士第六遙爲控制。所賴以消息者。則特簡之重臣也。蒙蔽之術。百出不窮。權力不專於一人。攘之旣得。則求久遠之策。往往不惜雄貨。網羅同志。自爲聲援。凡平日之異己者。則設法以壓制之。使之生氣盡絕。輕之則破其家。無財則不能再舉。重之則傷其身。且拘攏其同黨。其可指揮隨意者。